紅樓夢影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三回　說官司金氏求情　鬥龍舟薛蟠送禮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璉看著小廝們將賈芹抬到自己書房，恰巧門客詹光也來拜壽，便留他幫著寫寫收禮的帳簿，所以住在這裡。知道他通醫道，叫他看了看脈。詹先生說：「不怕，不過是一時血凝氣閉。」有他四川帶來的丸藥，用黃酒化開，灌了下去，漸漸醒轉過來。將養了幾天，賈璉又資助了幾兩銀子回家調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邢、王二位夫人並薛、李二位太太，因連日遊玩勞乏，晚飯後略坐了一會，各自安歇去了。寶釵等眾人，都在平兒房裡閒談。只見尤氏靠著巧姐的鋪蓋打盹，李紈向巧姐努嘴兒，巧姐走來拉著尤氏說：「大娘別睡，咱們到樓上聽五姨奶奶唱曲兒去。」尤氏合著眼說：「好孩子讓我閉閉眼兒，我不愛聽那貓叫。」平兒道：「他彈的琵琶很好，我新近才聽見，走罷。」湘雲道：「聽曲兒倒是小事，看看月亮倒有趣。」說著都站起身來，從西夾道輕輕的繞到後院，望見樓上有燈光，下邊靜悄悄的。於是都慢慢的上了樓，見四個人圍著八仙桌坐著，低聲豁拳，並未聽見他們上來。湘雲說：「好哇，也不張羅張羅我們，躲在屋裡飲酒賞月！」四個人嚇了一跳，站起身來讓坐。嫣紅說：「怎麼沒聽見姑奶奶們和奶奶們上來呢？」紫雲說：「不是我們不去伺候，我們也巴不得的大家熱鬧呢。皆因沒太太的話，不敢過去。姑奶奶們可別惱。」湘雲道：「不叫我們惱，除非是請請我們。」平兒說：「金姨奶奶和玉姨奶奶好好的唱個曲兒給他眾位聽，就不惱了。」金鈴兒笑說道：「看太太聽見。尤氏說：「不怕，有我呢。」李紈走過來

看了看桌子上擺著幾碟乾果冷菜、四隻酒杯，就問：「壽姑娘呢？」玉鈴兒說：「不知躲在那兒睡去了。」嫣紅道：「他對我說來，不知二太太多咱回去，找他妹子說說話兒。」寶琴問：「誰是他妹子？」李紈說：「你不知道？他和增福兒都是我們吳管家的女兒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怪不的一個模樣兒。」此時那一輪如冰似水的皓月正照樓窗，忽聽東南上悠悠揚揚吹起笛來。香菱念道：「誰家玉笛暗飛聲。」探春說：「真個這是那裡吹笛？」巧姐道：「準是小東籬那邊。」湘雲問：「小東籬在那裡？」巧姐說：「東山後頭籬笆裡都是菊花，三間草堂屋裡有程師爺寫的『五柳遺風』，還有一副對子。我問我父親，總沒告訴我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什麼是不告訴你，想是他不知道怎麼講，倒不如問問你二嬸娘罷。」巧姐便問寶釵，寶釵笑道：「你說出來我們聽聽。」巧姐說：「上聯是『檢書憑鄭婢』，下聯是『種樹有郭駝』，想來是兩個故典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怪不得不告訴你，本來就沒人告訴過他麼。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巧姐拉了寶釵說：「好嬸娘告訴我罷。」寶釵說：「上句說的是漢朝的鄭康成最講學問，連他家的丫頭都通文理。下句是唐朝柳子厚，他有個園丁姓郭，叫橐駝，善能栽接花果。所以他用的就是這兩個典。」

尤氏說：「你們講故典，我可要睡去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說了，不說了。」平兒說：「二位姨奶奶唱個曲兒罷！」於是金鈴兒打洋琴，玉鈴兒彈琵琶，金鈴兒先唱了個《翠樓東》，玉鈴兒便不肯唱。紫雲說：「沒人叫唱，自己瞎哼哼，有人要聽了，你又該拿」，說到這裡，看見巧姐，便說道：「不是姑娘在這兒，我有好話說你呢，永遠脫不了那本殼。」原來金、玉二人本是天津有名的女檔子出身，赦老爺用二千九百銀買來，所以紫雲看他不起，每以語言譏誚，故此二人深畏其鋒。玉鈴兒看了他一眼，說：「隨你嚼罷。」便整頓歌喉唱了個《豔陽天》，眾人無不稱贊。此時門窗俱開，放進月光來。正然歡笑，見增福、延壽二人拉著手兒上來，延壽說：「二太太說，天不早了，請姑奶奶、奶奶們歇著罷，明日要進城呢。」李紈看看鍾打過丑初二刻，說：「真可不早了。」說罷，下樓各自安歇。次日梳洗罷，都到邢夫人上房請安。吃了早飯告辭，都要回去。薛、李二位又向邢夫人道了謝，平兒、巧姐也都一同進城。婆子回道：「外頭預備齊了。」王夫人又請了大老爺進來，彼此都說了些客套，才各自上了車轎，前呼後擁，回到榮府。

見了賈相國，誇了回隱園的佈置。至晚飯後，用車馬送眾人回家。

按下榮府。且說尤氏回到寧國府，賈蓉迎了進去，至二門外下車入內，就有胡氏領著眾姬妾請安。到上房見了賈珍，說了幾件官事，又說了些家務。胡氏回道：「前日璜大嬸娘來給太太請安。」尤氏問：「有什麼事麼？」胡氏道：「臉上似乎有事，卻沒提

什麼。還問寶二嬸娘來著，我說都往大太爺園子裡去了。我留吃晚飯，也不肯。臨走，說過兩天還來呢。」尤氏道：「等他來了再說罷。」

原來這位璜大奶奶娘家姓金，就是那一年焙茗鬧書房打架，金榮的姑母。璜大爺借著寧榮兩府的庇廕，當著分小差使，卻也無榮無辱的個老實人。他這位令正，其為人也小有才，專能脅肩諂笑，奉承尤氏、鳳姐。後來璜大爺去世，多虧尤、鳳二人資助。鳳姐死後，又要走薛、李二位的門路。無奈那李紈是個一塵不染的脾氣，無處下手。寶釵深鄙其為人，因他常獻些小慇懃，送些針線活計，不得已，年接送幾兩銀子應酬而已。

他又把當日奉承鳳姐的那副面孔用在平兒跟前，這位璉二奶奶原是受賙濟人的，自然幫助他。如今又打進蔡如玉的門子去，不但諂諛，又在背地裡拿著彩雲送禮。這位三奶奶遇著這麼一員龍韜虎略的女將，就認作知己。未免置了些真吃虧的首飾，買了些假便宜的陳設。常在王夫人面前一力提拔，漸漸的太太也就上起當來，這也不必說他。因姪兒金榮領了薛蟠的本錢，開了座三間門面的古董鋪。他又是冷子興的乾兒子，所以買賣卻倒十分興旺。誰知這天買了幾件東西卻是賊贓，被地方訪著，鎖到錦衣府去，衙門裡都知道他是薛大呆子的膩友，誰不想他的銀錢使用？所以押在班房且不過堂。偏偏薛蟠又不在京，急的他母親找了璜大奶奶去托人情。金氏知道賈珍是現任京營總兵，他就來求尤氏，偏又不在家。

過了兩日，打發小小廝套兒到了寧府，打聽得尤氏已回，他就僱了一輛車來找尤氏，將此事說明。尤氏說：「據我說，沒什麼要緊，不過是衙門裡想錢。」金氏道：「可不是為這個，那孩子最老實，膽子又小。偏偏的薛大爺又不在家，我們嫂子知道大嫂子是愛行好事的，所以叫我來求求大老爺。」正說著，人回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只見賈珍進來，金氏迎著請安問好，彼此坐下。尤氏就將金氏的來意告訴賈珍。那金氏又站起來哀求了幾句，賈珍道：「沒要緊，蓉兒拿我個帖子打發常通告訴臧先生一聲兒就結了。那些官人你看著隨便賞他們幾個錢就是了。」賈蓉答應自去派人。這裡金氏說：「大老爺施了恩，還要拿出錢來。等榮兒出來，叫他過來磕頭。」賈珍笑道：「至親照應是該當的。」說著便對胡氏道：「請大嬸娘你們那邊坐坐，我吃了飯還得上衙門呢。」金氏搭訕了兩句，便同胡氏去了。這裡賈珍笑道：「我不看著薛老大的面上，叫這小兔子兒再開一回！」張佩鳳站在地下笑著望窗外努嘴兒，賈珍笑道：「怕什麼，誰不知道！」

此時僕婦們擺上飯來，賈珍喝著酒對尤氏說：「如今的事愈出愈奇，新近拿了一案，是個和尚自稱蛋子和尚。」尤氏說：「這蛋子和尚怎麼聽著這麼耳熟呢！」佩鳳說：「

那回老盛婆子不是說《平妖傳》給太太聽，太太還說他就是聖姑姑麼？」

尤氏笑道：「我說呢！」賈珍接著道：「他有個師父，住在雲蒙山水簾洞，稱為猿公。這猿公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善能呼風喚雨，噴雲布霧，常上天見玉皇大帝，要毀誰就毀誰。又究出那猿公好些不法的事來。如今行文去拿，拿著時就地正法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這不成了那書上的麼？」賈珍道：「可不，就是那些糊塗人聽了些小說、鼓兒詞就依法奉行，還算他能幹。」說著吃完了飯。

將要出門，聽外頭傳梆回事，叫小丫頭去問。只見小丫頭手裡拿著紅帖子進來，原來是薛蟠從廣東回來送的東西，一個名帖、一個禮單，上面寫著水法洋鍾一座，玻璃傢伙四桌，悲翠帶鉤一對，悲翠圓鐲一對，珍珠花大小二對，天青、大紅、寶藍、絳色洋呢各一板，各色廣紗二十四匹，葛布二十四卷，外有送蓉大爺的帶玩藝兒的洋表一對，八音盒一對，洋槍一桿，洋畫一卷，下注「有匣」。賈珍道：「只好蓉兒的一份全收，那一份揀輕的收他幾件就是了。」婆子傳出話去，不一時婆子進來說：「回事的叫回老爺，送禮的話若不全收，他回去就要挨打，務必求老爺留下。」賈珍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好收下，你著進才帶人拿進來。」婆子答應去了。只見回事的進才帶著二門上小廝們抬進，放在上房廊下。女人們笑著說：「我們可拿不動！」賈珍道：「叫他們抬進來罷！」於是婆子掀起簾子，都擺在當地八仙桌上。賈珍對尤氏說：「怎麼賞？」尤氏道：「只好四兩銀一個，賞用宮綢袍料。」又問進才：「幾個抬夫？」進才說：「八個。」尤氏說：「十六吊錢罷。」賈珍道：「拿個謝帖，說請安問好道謝，一兩天我還要瞧他們大爺去呢！見面再謝。」進才答應去打發賞錢。不在話下。賈珍、尤氏等圍著桌子看東西，賈珍拿起表來打開一看，連忙扣上。對尤氏笑說道：「薛老大這麼大人了，還是這樣淘氣。」尤氏會意，說：「沒出息的人，到老也不能改的！」正說著，見賈蓉進來，尤氏說：「看東西罷。」賈蓉笑道：「在那府裡看見送璉二叔的，聽見說和這裡一樣。」賈珍問：「都收了麼？」賈蓉說：「原是不全收，送禮的人不依。聽見送二太太的龍舟好極了。」賈珍道：「我也不管好不好。看看外頭齊了，我可得走了。」賈蓉道：「都伺候著呢。」賈珍換了衣賞，上衙門去了。這裡賈蓉接著說：「薛大叔帶了兩個廣東人來，姓何叫何其能，兒子阿巧，現在跟班。他老子專會收拾鐘錶，要看龍舟須得他父子，別人不能。」

正說著，見婆子帶進王夫人那邊兩個女人，進來請了安，說：「太太問奶奶好，奶奶們請安。太太說：姨太太那裡送了兩隻龍船，節下請奶奶、小蓉大奶奶，還教把姨娘們帶過去看鬥龍舟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還用太太這麼說，橫豎請節安也要過去的，何必又

累你們一趟。」女人笑回道：「還請三姑奶奶、史姑奶奶、琴姑奶奶、李三姑奶奶，才我們來的時候，已竟打發人請大太太去了。」尤氏說：「你們喝點茶再去請客。」女人們笑道：「奴才們不喝茶了，好幾家子呢。」尤氏說：「回去替我請太太安，問奶奶們好。初五供了粽子我就過去。你們到了各家，都替說請安問好罷。」二人答應去了。接連又有幾家送節禮的。尤氏說：「初三薛大爺的生日，還得好好的送一份禮才是。」賈蓉說：「他原要在家裡唱戲請客，姨太太不願意，他請我們在城外吉祥會館聽戲。」尤氏說：聽戲不怕，可別鬧事。」賈蓉笑道：「他皆因吃了幾回硬虧，如今安頓多了。」尤氏說：「聽見如今和那姓柳的很好。」賈蓉笑道：「本來那柳二爺的樣兒，不知道的就要看錯了。太太不記得那年同著姨兒們在柳巷霍家聽戲，那唱樓會的，人人都說於叔夜比穆素徽還好呢。去於叔夜的就是他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聽戲就是看熱鬧，那裡留這神。」這裡尤氏母子張羅節事不提。

且說到了端陽佳節，榮國府各處門上插了蒲艾，懸了靈符。

一清早，薛家就派了何其能父子來整理龍舟，請各家俱已到齊。

早飯後，都過大觀園來，女眷們在大觀樓上，爺們在臨水的大花廳上。遠遠望去，那上流頭水中不知是板是布，作成一座彩畫的龍門，只聽叮叮噹當一派洋樂，從龍門裡出來一條三丈多長的黃龍，張牙舒爪，飛舞而來。龍背上是座玻璃小樓，豎著一根玻璃轉花的桅竿，上面是琉璃珠穿成的寶蓋，瓔珞流蘇，龍頭上坐著個七八歲的孩子，拿著一面小黃旗，兩邊有二三十個美女划著畫槳，船樓中作著換套的衣樂。那鱗甲都是蛤蚌作的，映著日光十分耀眼。這裡王夫人覷著眼說：「那前後兩嘟嚕黑東西是什麼？」眾人笑道：「龍頦下是一顆帶火燄的珠子，後頭龍尾上是個孩子打鞦韆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你們說了我才看出來了。」探春笑說：「本來大娘的眼睛比母親的眼睛還花呢。」正說著，忽聽一陣大吹大擂的，一條青龍趕來，龍頭上的孩子將手中青旗一展，追著那黃龍搶珠子，兩條龍在水面上追逐，十分有趣。李嬸娘問道：「那孩子也是他們帶來的嗎？」難為他，也不害怕呢。」眾人都大笑起來。湘雲笑道：「都是薛大哥帶來的。」寶釵說：「嬸娘別理他，那都是些絹帛作的。」李嬸娘笑道：「我說呢，這大姑奶奶還賺我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不是薛大哥帶來，難道好幾千里他們跑來？那成了真孩子了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提孩子，他們怎麼沒看來？」玉鍾兒道：「看了一早起了，才我過去取手巾，聽見在那學舌呢。芝哥說：『苓哥兄弟不會說，讓我告訴爺爺罷。』就滴滴搭搭的連說帶比，把老爺樂的了不得。」正說著，賈芝、賈苓還有掌珠妞兒三個孩子，都

是一樣大紅戳紗短衫，鬆綠戳紗褲子，老虎鞋，背後掛著許多節景，葫蘆、五毒，粉額上抹著硃砂「王」字。

王夫人笑問：「誰給你們畫的？」賈芩說：「姐姐。」賈芝拉著王夫人的袖子說：「我叫姐姐也抹這個，他不抹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那麼大姑娘也抹這個？」芝兒說：「妹妹怎麼抹呢？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尤氏問香菱：「你們妞兒怎麼不來？」香菱笑道：「還沒出過門呢。」薛姨媽說：「皆因那年添頭生小廝時候，他不是迷過去了。說瞧見他父親不知說什麼來著。後來添了這妞兒，總不教他出門。」這裡只顧說話，也不知那龍舟怎麼收場。

平兒說：「午酒擺在那裡？」王夫人說：「稻香村罷，鬧大奶奶去。」李紈笑著就同了平兒去預備雄黃酒，這裡眾人起身下樓。正走著，那日光正射在掌珠身上，如同打了個大閃，眾人都吃了一驚。原來是他那寶貝映日放光，眾人都說：「真是寶貝。」寶釵說：「明日真得看看他那光彩，這比龍舟又好看了，那究竟是人工作的。」說著已到稻香村，無非是飲酒行樂，不必細說。不知明日看那寶貝不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